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历史上的省溪司 .....               | 杨志猷 杨元凤     | ( 1 )   |
| 军阀混战时期江口见闻... <u>万大章</u> 口述 | 王维儒整理       | ( 9 )   |
| 民国十年江口的大饥荒... <u>聂文焕</u> 口述 | 刘光谦整理       | ( 15 )  |
| 回忆江口县地方干部训练班 .....          | 杨元凤         | ( 17 )  |
| 江口县任职五月回忆录 .....            | 贺国鉴         | ( 22 )  |
| 解放前的江口县民众教育馆 .....          | 杨昌金         | ( 25 )  |
| 参加铜、松、江三县筑路会议纪略 .....       | 刘光谦         | ( 27 )  |
| 谈谈江口县国大代表竞选问题 .....         | 刘光谦         | ( 30 )  |
| 胡少珍杀死孙县长 .....              | 刘光谦         | ( 43 )✓ |
| 张兰芝打周经廷 .....               | 刘光谦         | ( 45 )  |
| 铜、松、江“黔东事变”见闻 .....         | <u>王朗生</u>  | ( 52 )  |
| “黔东事变”在江口 .....             | 严道修口述 严安国纪录 | ( 59 )  |
| “黔东事变”中松桃惯匪抢闵家场的情况...       | 闵禄年         | ( 65 )  |
| 解放前江口县城的商业 .....            | 县志办资料室      | ( 67 )  |
| 回顾解放前江口县的金融合作事业 .....       | 张亭嵩         | ( 76 )  |
| 解放前闵家场的商业兴衰概况 .....         | 张大成 张凤科     | ( 79 ) 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|
| 民国时期闵孝商业和锦江航运状况·····      | 闵禄年 | ( 86 )  |
| 解放前梵净山锑、金矿开发简况·····       | 张凤科 | ( 89 )  |
| 大洞湾溶洞简介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刘光谦 | ( 99 )  |
| 回忆梅子来先生对家乡青年的关心和培养·····   |     |         |
| ····· <u>黄鼎魁</u> 口述 邹彦助整理 |     | ( 108 ) |
| 熊钦垣参加抗日战争概况·····          | 余维华 | ( 111 ) |
| 忆许世俊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| 余维华 | ( 116 ) |
| 谈谈杨楚湘先生的对联和诗·····         | 刘光谦 | ( 128 ) |
| 三元团与红、白号军·····            | 邹建国 | ( 128 ) |
| 江口羌族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| 黄自新 | ( 135 ) |

#### 补白: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苗王改为德旺·····       | ( 42 )  |
| 绵羊寨改为名扬寨·····     | ( 58 )  |
| 漏溪改为恕溪的由来·····    | ( 78 )  |
| 江口县历任县知事、县长表····· | ( 93 )  |
| 民和的名称是由狗牙改的·····  | ( 134 ) |

# 历史上的省溪司

杨志猷 杨元凤

## 序 言

“先有省溪司，后有铜仁府，然后才有江口县”。这是在家乡广大群众中流传的一句话。乍听起来使人觉得很奇怪，不过这是确凿事实。

铜仁是在明成祖永乐十一年（1413）建府，江口是在民国三年（1914年）建县。而省溪司在宋孝宗淳熙八年（1181年）就开创了。元世祖至元十九年（1282年）正式建置省溪军民蛮夷长官司。到了明、清，省溪司在湘黔川一带地区远近闻名。现在搜集一些历史资料和民间传说，写成此篇。由于水平有限，错误难免，请予指正。

## 省溪司的来源

省溪司土官一直由杨氏家族担任，它的历史和杨家是分不开的，因此不得不简述一下杨氏的源流。根据“正史”《宋史》记述西南溪洞有“隋置辰州，唐置溪州，巫州、叙州（今湘西黔东一带）。唐季之乱，蛮酋分居其地，署为刺史。”又述：“诚徽州，唐溪洞州，宋初杨氏居之，号十洞

首领，以其族姓散掌州洞。”此外，《宋史》还提到在这地区的杨姓头领有：再兴、政岩、通宝、通盈、光僭、昌远、昌衡等人。按再兴、政岩、通初都见于道光初编省溪《杨氏族谱》。其他名字也和历来杨家用的排行“再政通光昌胜秀”相合。这说明唐宋以来在湘黔一带活动的就是后来的省溪杨氏祖辈。《杨氏族谱》载称杨氏是唐杨炎之后，其六世孙居忠任邵州（邵阳）刺史，昭宗时由扬州白沙迁叙州（黔阳北）后来其长子再兴阵亡，名见宋史。次子再思先后官沅州、辰州、死后立祠于飞山寨（今湖南靖县北）。经过政滔、通声、光宾、昌除、胜聪、秀初各代都是地方首领。接着是再西袭任思州沿边都总管。杨谱载：“淳熙八年（1181年）再西奉诏率子政疆等开创省溪、宙逻、铜仁大小两江，川东安彝等处，随奏请分茅，长子政疆住省溪土洞。”这可能是省溪司的开创经过仅有的记载，看来是符合史实的。

## 元

元代采用行省制，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宣慰司、宣抚司等，下辖长官司，归行省管辖。杨谱载称：“至元十九年（1282年）元军入黔，原宋省溪土洞土司杨胜平归附元朝，敕令为省溪军民蛮夷长官司，隶思州宣慰司管辖。胜平是政疆的四代孙。胜平以后至元亡前后还经过四个土司，秀颢（胜平长子，无嗣，弟代袭），秀川、再正、政德。

关于元代第一个省溪司长官司土官的名字，杨谱载明为杨胜平。依据《贵州通志》（乾隆本）卷21，土司、九页，“元世祖二十八年八月己卯诏论思州提省溪洞官杨都要招安

叛蛮……”。可是，在清末出版的《贵州通志》删去“杨”这一个字。无杨字的记载最清楚，不致发生误会。因为提省溪是指提溪省溪二土官，“都要”是动词“均须”的意思，无需解说。有杨字的其实“都要”两字应仍解释作“均须”，而不是人名。因为提省溪是两个土司，且同姓杨，可以简用一个杨字，所以用都要。而根据杨谱写明是杨胜平。由此看来，元代第一个省溪土司土官是杨胜平无疑。误会似须改正。

## 明

明代将元代行中书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司，成立了贵州布政使司。洪武五年（1372年）元省溪坝场军民蛮夷长官司杨政德归附明朝，仍为省溪司正长官。当时镇远、邛水（今三穗）等处苗人起兵，洪武七年政德奉调征讨有功，授为镇远知府，但后仍回省溪任长官职。

此时还有一个插曲可提一下。传说政德由镇远回省溪时，途中遇到一陈姓儿童，才十二岁，无家可归，要求加入部队，政德收容了他。后来发现这个孩子很聪明能干，勤劳勇敢，政德很器重他，最后将幼妹婚配给他，并以磨湾沟杉木林分给他们。陈氏从此开发磨湾沟，并且传说陈氏作为回报，每年除夕到省溪土司处打扫清洁，疏通阳沟，后来磨阳沟因此得名。事实是杨陈二姓，数百年来婚媾相通，至今不绝，关系至为密切。

政德传子通诚。通诚率师进攻川东散毛时战死，由子光祖顶袭。后传子昌懋。永乐十一年（1413年）设铜仁府，省溪改隶府辖。同时，将务川县丞戴贵德调省溪任副长

官，也是世袭。至清康熙四十二年（1703年）传至圣心后便无记载。副长官署设在江口汛，同时派驻了吏目，协助处理政务，副长官的实权就很小了。

昌懋传子胜奎。景泰六年（1455年）由胜奎长子秀纪承袭。成化六年（1470年）秀纪卒。由子本来承袭。再本长子政纓幼故，嘉靖五年（1526年）由次子政淇承袭。隆庆元年（1567年）政淇长子通达承袭。通达长子早死，传次子光熙。万历二十八年（1600年）神宗敕令光熙参加平复播州（今遵义）随军督粮有功，授奖十八次，以功授同知。子昌绪于万历三十六年（1608年）袭职。以抚苗有功关心农业被授奖十二次。

天启三年（1623年）昌绪长子胜德袭父职，奉令随征凯里。明末，贵州布政司陷于困境，各地纷纷起兵反对明王朝。而蜀省巡按钱某某逃入贵州，继续抵抗。令杨胜德为副将职兼镇铜仁府全郡土民。后以胜德保明有功，升授川黔镇都同知，颁赐印信，管理军务。后传次子秀谔任职。

## 清

清代贵州基本保持明朝建制，铜仁府辖四司：省溪、提溪、乌罗、平头。顺治十五年（1658年）洪承畴督师至滇黔，杨秀谔缴印投诚，换颁印信，仍准袭本司职。

这时，吴三桂自滇起兵反清，到了铜仁一带，省溪司遭受损失，秀谔被迫投降。康熙十二年（1673年）子再位先行袭职。秀谔于翌年卒。康熙十九年（1680年）清军抵达贵州，再位即赴清军前缴印投诚。被命令回省溪司，筹

款备粮。随即捐米二百石迎师。又奉命采买米谷三千余石及押运弹药至思南、石阡。后奉命整治道路建造浮桥去湖北支援清军。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年）曾召杨再位至省城慰劳，赐袍帽仪式。奉旨准袭省溪正长官。

康熙五十四年（1715年）再位长子懋源承袭。再后懋源长子勋垦袭职，但他因病，不久以子承烈顶袭。乾隆五十二年（1788年）承烈长子宗训袭职。此时苗民起兵，宗训配合清兵作战，直至嘉庆十一年（1806年）苗民失败，宗训仍回省溪任职。嘉庆十三年（1808年）宗训长子建琰承袭父职。建琰任职期间犯法被充军湖北，途中自缢死。建琰关押在镇远期间，子宏禧变卖田地，想用钱为父赎罪未成。

宏禧不知何因未曾袭职，由堂弟宏煦承袭。接着由宏煦子成章于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袭父职。成章任土司官到光绪六年（1880年），时值贵州巡抚岑毓英调集川、湘、黔三省兵力，镇压梵净山黑地大王刘满起义后，奏请改土归流，这样八百多年的省溪土司便被废止了。同时将铜仁府县分开。铜仁县于光绪六年（1880年）迁江口原吏目驻地。成章的土官当然也废止了。

传说杨成章土官世职被废后，还骑马到处收租，或替人写讼纸维持生活。有些群众还认为他是土官，说：“省溪司是头道衙门，打官司先进省溪司，后才进铜仁县。”实际上可能他只是替人写写状子而已。

## 省溪司城

中国历来重视建筑城堡。省溪大概在明代以前就有了土

寨。传为明洪武年间省溪土官杨政德加以扩建。城是用土石夯成。建在一座山坡脚上，向东西南三方展开。城围七八百米，城墙高约三米，厚约一米，有东西南三座城门。城门附近城墙较高，城门高约三米，宽约二米。前有护城河，长约二百米。其外两侧也有河或沟

城内有街道四条。分上街、中街、下街和后街，各宽一米多，以大小不等的河石铺成人字形。大概有店摊和场期。

城里有衙门、住宅、粮仓。另外有练兵场、杀人坪。还有城隍庙、土主庙，听说还有过学堂。由此看来，省溪司城和一座小县城无甚区别。《铜仁府志》上附有清代省溪司图。看来群山拱峙，溪水环流，形势很不错。

目前省溪司成为一个村庄。居民数十户，几乎全部都姓杨。以前土司城的遗迹，几经变化大受损伤，不易辨别了。现将所知情况简述如下：

1、护城河：现为村前一条小河，被利用为养鱼的长形河塘。由太平河引进河水，绕村前小河又流入太平河而后汇入锦江。

2 城墙及城门：原城墙及城门大都已倒毁。东城门洞于1958年建发电站及修公路拆毁，城墙脚还有部份遗迹。仅西门城墙脚较为明显。

3、街道：原有上中下三条街，解放后已修建成直通太平的村前公路。只有后街尚存有五十米左右长，一米左右宽用河石砌成人字形的街道。

4、土司衙门：民国二十七年(1938年)还剩有三间木屋，后由于一个疯妇不慎失火被焚毁。现在剩下地基已种上了庄稼。

5 城隍庙：民国时期提倡打城隍渐毁，我在三十年代初

期几次住省溪时还看到破庙和残留的神像，逢年过节，也还有人敬香。现在遗迹都难寻觅，仅保留了部份残存的木柱，木门刻花。

6、土主庙：存有木屋五间，面积约一百平方米，解放后为生产队粮仓。1985年为使村上百余名儿童就近入学，已改为省溪民族小学。庙前有一株楠木树，树干粗大，直径一米多，高约十余丈，现在还枝叶茂盛，是一个现有的比较完整的遗迹了。

7、干溪沟：它的上游在省溪司城后山中。是省溪司的后卫。里面两边高山矗立，有一条水流不断的小溪。进口在司城西北，只有两扇门大小，沿溪向里面去逐渐开阔，向东伸延有几里路长。不知从哪一朝代起就在里面空旷高地上修建房屋，粮仓，房子都是较简单的木结构瓦屋，平常并无人住，只作为堆放东西，特别是躲避战乱的地方。我小时住省溪，也因匪乱与大家躲进去两三次。避乱时先进去的是年轻妇女、小孩和老人，壮年男子到情况紧急时才进去。进口后有三四道关卡，每道卡都有人把守。躲在里面是比较安全的。我想这可能是古代省溪战乱时的要塞。现在太平盛世当然成为遗迹了。

1987年11月8日《新民晚报》载甘肃永登县连城乡鲁土司衙门，保存比较完整，已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并已开放为旅游点。它开始于明永乐年间，它的历史未必有省溪司长，可惜省溪已被破坏得无以恢复了。

〔附识〕本文由杨志猷（再传）同志搜集材料，编写成

稿。元凤（再兴）和他同为族裔，恰好她最近整理过省溪《杨氏族谱》，幼时一直居住江口，又在省溪住过几次前后共一年多，熟悉一些情况。谊无可辞，所以她尽自己的微力，小作变动和补充。

至于我个人只是帮助内子出了一些小点子。协助查阅《贵州通志》（乾隆版）和新油印的《铜仁府志》。翻阅了一下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诸代所谓“正史”，核对和提供一点“正史”资料。并阅读了全稿。在做了这些微不足道的工作中，我已感觉到实地调查所得的结果，传说和一些记述弥足珍贵，而多是应被抢救不使湮灭的材料。

从族谱中抄摘的，也多是比较可靠的内容。由于封建时代对土司不重视，不可能有详细的记载，只有从族谱上可能寻到一些被忽略的内容，以补正史之不足，这也是族谱至今仍被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。至于寻根的作用就不赘述了。而且土司族谱涉及到少数民族及其地区历史。格外值得珍视。它可和“正史”相互印证，以及纠正讹误的内容。兹举数例：

《清史稿》地理志22“省溪长官司、明洪武五年以杨政为省溪长官司。“杨政”后漏一“德”字。又误以省溪司在铜仁东南。其外如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等书，将“宙逕江”误为“宙暹江”等等。这些明显讹误，应当纠正。

朱 延 辉

## 军阀混战时期江口见闻

万大章 口述

王维儒 整理

一九二七年(民国十六年)春,我受贵州省政府派遣,赴江口县任征收局局长。当时,贵州省是周西成主政,他们“桐梓系”把住军政要职。黔军其他派系尚未重新形成气候,所以,黔省除边境仍有匪乱外,从全省来看基本上是平静的。

一九二八年十月,爆发了周(西成)、李(晓炎)之战。李炎(号晓炎),原是黔军袁祖铭的一名师长,当袁祖铭于一九二六年被川军赶出重庆后,即投靠蒋介石,被委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。后改为四十三军,驻湖北宜昌及湘西。后因受蒋排斥整编和受命“定湘”牵制两广反蒋的特殊任务,深感没有地盘作后盾,兵源薪饷无着,于是决心打回贵州去,与周西成争夺地盘。李晓炎部队从湖北和湘西经酉阳、龙潭、秀山,直指松桃、铜仁。周部王家烈师驻守铜仁一带。李晓炎部队攻陷松桃后,又包围了铜仁达十二日之久,铜仁情况十分危急。江口距铜仁仅九十华里,当地一些地痞流氓,想乘机倒乱,蠢蠢欲动,社会秩序很混乱。江口城区组织警兵、职员,官佐巡回守护,我也陪着国民党县长江志鸿和税捐稽核人员一道,参加县城巡防保卫工作。我们一连守了三天,形势越来越复杂。我向县长江志鸿请准后,一行离开了

江口，想取捷径回省城面陈铜仁、江口发生的情况。我们走到青溪，听说周西城已亲率黔军东下解围，于我们到青溪的头一天经过青溪、玉屏。于是我们决定跟随其后，往铜仁方向前进，想找周西成汇报江口情况，请示下步行动。走到距铜仁三十里地方，发现道路上人群纷纷后撤，同时听到铜仁方向传来枪炮声。我们前进不能，又随群众后退。后来据说，周西成在铜仁外围的茶店场、石梯子击败李晓炎部队，解除了铜仁之围。周部追击李部至松桃县境的凉亭坳，双方鏖战七个昼夜，周部损失很大，败退到玉屏的大鱼塘。李部没有追击，周部才得时间在大鱼塘整顿，又补充了新兵，并立即组织反击。李晓炎大败而逃，部队一部份向沿河、酉阳逃去，一部份直走贵阳。绕道黔西往云南，求助龙云派滇军支援。可是，后来两败俱伤，周李同归于尽，这是后话了。

十一月初五日，我与江志鸿县长等再次逃退到青溪，闻知江口县赵用章于前几天率警兵职员欢迎周西成于途中，周听说江志鸿临阵弃职逃跑，很不高兴，决心改派赵用章接任江口县县长职务。记得江志鸿探知这一情况后，心里不服，认为自己不是私逃，仍准备待铜仁平静后，面向周西成陈述。当时战乱频仍，土匪到处抢劫，人心惶惶，朝不保夕。我和江志鸿处境又各不相同。江县长的印鉴公文已托交江口县绅士，现又得知周西成派了赵用章为新县长，责任减轻了，心情压力小。而我这个征收局长，临走时所管的税票印花及各种文牋、经济手续，尚未交脱，只锁在局里文柜和几只大箱子内，走时间用手令叫书记代交给后任者，既未清点数量，也无任何证明文书，恐今后有误，责任无法交待。因此，决心返回江口，探明情况，办好手续再走。

我回到江口县城一打听，征收局无人上班，也没有委派新的局长，社会仍在一片混乱之中。我住了两天，只好去县府找赵用章县长，请求将税票文书等材料存放县署，并请求免去局长职务。赵用章热情地接待了我，他认为我忠厚老实，在混乱中不逃走，还回来要求交待工作。他一再表示挽留，不准我辞职，仍要我留任征收局长，利用我帮他们筹措经费，以供军政开支。他见我面有难色，当即表示，只要我尽力而为，收到多少算多少，他决不见怪。这样，在战乱之中，我没有走掉，又在赵用章任内留用一年。在任期中，城郊匪患丛生，政令难于出城，市面萧条，商贾农夫，不安其业。我和赵用章等政警人员，东藏西躲，根本没有多少公事可办，闲下来，就与县里有名绅士和文人来往应酬，或访古寻源，或了解当地风土人情以自娱。

江口，靠近湘省，开辟较早，唐宋时为武陵郡属地。县城处锦江上游，水陆交通都很方便，是较繁盛的集镇。明末清初，江口属铜仁县，驻有县吏目管理军民诸事。清光绪初年，将铜仁县治移至江口。直到民国三年，始改称江口县。江口县城地势险要，但无城廓石墙，易攻难守。其地理位置颇为重要，是由湖南经遵义到贵阳的必经之地，也是历来统治者必争之地。在周西成和李晓炎混战时期，这里是双方争夺得很激烈的地方，每隔四、五天又易其主。如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下旬李炎部占领江口，只驻守了五天，又被周西成的部队击溃赶走，周留下一个连固守。一九二九年正月初三日，正是春节，我们在吃早饭时，突然枪炮声大

作，李晓炎的部队又反攻过来了。周军匆促应战，终因寡不敌众，周的一连人全被歼灭，县长赵用章和所率警兵、职员二十余人被俘虏，县府公物和我们私人财物都被抢劫一空。老百姓连新春佳节也过不成了。我侥幸躲入民房，转移到乡下，在老百姓家里藏了七天，待周西成的部队打回来了，才又返回县城。当时，军阀混战，民不聊生，谣言四起，一日数惊，兵匪抢劫，十室九空，民众深受其害。

一九二九年四月，李晓炎从云南搬来滇军三个师，从西部进袭周西成部队。周与李又在盘县、普安、镇宁一带混战。结果，周西成被击伤落水而死，李晓炎因滇军后院起火，援军全部撤走，不得已将部队撤退到边境，自己则逃往香港，不久亦死去。周西成死后，“桐梓系”内部出现权力之争，毛光翔和王家烈势不两立，贵州政局动荡，黔东更加混乱。这时，江口县实际上无人管辖，到处是散兵游勇。江口地方绅士为了桑梓安宁，一致行动逐去周西成委任的赵用章县长，礼送其出境。同时，公推地方名绅豪强张兰芝为县长。张兰芝这个人，本来是地方一位财主，清末明初，因果受官吏压榨，遂相约部份人逃跑在外，后来与丹江、雷公山苗族民众结合，组织一部份武装与国民党政权对抗，提出抗兵、抗粮、抗款主张。国民党多次强剿不靖，后来，采取招安办法，委以江口西乡剿匪大队长职务。张拥有一定兵力，散之为民，集之为兵，坐镇桑梓。历届县官都畏其三分。因此，张兰芝赢得了一部份群众的支持。

在张兰芝任县长期间，开始我认为他不过是山野一莽夫，是土匪头目，对他敬而远之，并曾提出不愿再干了。但他一再婉言劝留，命我仍任征收局长，不准我辞职。在接触交

往中，对其为人逐步有所认识，关系还好。记得有一些事情，对我印象最深，至今不忘。

当时张兰芝的房地税契，每年七十余元，都是按时上交的。他当了县长以后，曾对我说：“征收局一张纸条（税票）就收老百姓几十、几百元，收作何用？老百姓没有见到，太不公平了！”我说：“这些税票都是政府印发的，所收税款上交省财政厅，非我所得或私人占有”。张兰芝说：“万局长，江口很穷，对上面就说收不上来，少交点上去不行吗？”就这样双方默认了。此后，凡上面派来催收田粮税款的军队和公差，我一概推去找张兰芝。张当着来人和我，就说：“时局未定，征收极少，万局长是很尽力的。江口也是一个县署，公用经费省里从未拨足，我们吃什么？你们回去讲，不能上交了。”这样几句话把来人打发走了。张兰芝笑着对我说：“怎么样？好对付吗？”我说：“只要县长敢拒付，我又从旁婉言劝说，就一定会成功的。”张豪爽地说：“拒付就拒付，只要老百姓喜欢，哪个又敢来抗我呢。”

在与张兰芝相处的日子里，我觉得他刚直豪爽，是一个通情达理之人，消除了过去对他认识上的偏见。他经常推心置腹地对我讲：“我是一个武夫，为人粗鲁，直来直去，万先生是文人，省城里朋友多，今后有正式官员下来，还望相助于我。”张兰芝讲江湖义气，好打不平。如有一位乡长（财主），敲诈勒索，民愤很大，被老百姓告发到县，张兰芝平时掌握此人问题，立即派兵把这个乡长抓了起来，后来以上解省城为名，在途中把这个乡长枪杀了。张兰芝除暴安民，很得民心。他文化不高，但喜欢阅读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一类书籍，经常手不释卷。凡有外省客人来访，或远地

文人到来，他热情款待。席间多方求教，并挽留咨询谋略。他自谓个人过去没有读多少书，子女又皆不听话，没有成器之才。后来，他寻得一孤儿，收为义子，送其读书，望之成龙，以支撑门户。他还与我一再相约，如我今后御职，请我仍留江口教书，以开辟江口文化。

一九三〇年十月，江口驻军见税收工作没有开展，改派一名军需官来征收局工作，我就乘此机会，向来人移交局务，决心归省述职。临行之前，江口地方绅士分别为我饯行，互赠诗词书画，以尽情谊。记得我送给张兰芝一些书籍和用器，张回送我十余张名片，说以后是有用处的。并雇了滑竿送我离县。我离开江口后，路经黔东各县乡镇，逢关过卡，都是张兰芝的名片起了作用，由此可见，张的势力和威望是相当大的。我一连走了十二天，才回到贵阳。后来朋友们对我说：“张兰芝是个大强盗头目，你睡在老虎身边不怕吗？”对朋友们的忠告，我一直疑惑不解，时至今日，历史是否已作结论？但我仍认为：好人有时也办了坏事，坏人有时也可能办些好事，人无完人，不可偏见。张兰芝何属？或两者皆兼而有之。

注：万大章字仿韩，贵州独山人，曾任国民党县长，较清廉，解放后为独山县政协副主席，贵州省政协委员。一九七九年去世，享年九十四岁。上述材料是根据他生前口述、日记和所写《我所闻见贵州边区之治乱》等摘要整理的。

# 民国十年江口的大饥荒

鼓文焕 口述

刘光谦 整理

民国十年，我刚刚二十九岁。那年江口大饥荒，米贵如金，死人如麻。

记得民国五年，江口县境涨了一次特大的洪水。太平河水涨到了龙井阁，淹没了龙井，太平场被洪水打去整整一条街，现在江口酒厂对面的滕家洲，也全部被冲走了。闵孝河河水涨到了陀街巷子里。全县被洪水冲毁了很多田土。

接着，民国八年，又出现了特大的旱灾，全县绝大多数田土，颗粒无收，连坡上的野草，也被烈日晒枯焦了。

由于连遭特大的水灾和旱灾，到民国九年下半年，饥荒便初露头角。民国十年春节过后，米价每斗（约重二十五公斤）涨到一吊六（即满清铜钱一千六百文，也叫做一串六）。平时，江口米价每斗只三四百文最多五六百文，卖到一吊六算是够高了。可是，这年还未过清明，竟又涨到每斗二吊四；四月初，再涨到四吊；临近端午，涨到了六吊四；过大端午，涨到了八吊；五月底，卖九吊六；进入六月，就涨到每斗米价一十六吊了，真是涨到非常吓人的地步了，而且街上米行连米也看不见了。

由于米太贵而且又买不到，所以人们不得不上山找野生